

新书评



美国梦的魅力

□乡村土狼

爱尔兰人、德国人、犹太人、意大利人、华人、日本人、黑人、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,这些人为了什么会走到同一个地方? 这些不同种族的人要在一个地方生活,这个地方会成是什么样子的?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不断的争端,和无休止的隔阂?这本《美国种族简史》给我们一个答案;因为美国梦的魅力他们走到了一起,通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,他们形成了一个兼容并包的文化,并助推他们所在的国家成为了当今世界的最强。自1776年以来,世世代代的美国人都深信不疑,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的生活,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勤奋、勇气、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,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。两百年来,“美国梦”一直激励着世界各地的青年人来到这片土地创造自己的价值,美国也因此成为全球成功人士的摇篮。

在《美国种族简史》中,作者详细地介绍了每个民族移民到美国之前的国家状况,这个民族的特点以及在美国社会的融入情况, 以及这个民族对于美国文化的贡献。作者用一种客观的态度,运用种种数据和资料,几乎不带任何民族色彩地来分析每个民族的特点和在美国的境遇,最终烘托出美国文化的百衲衣特色。

种族的融合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,在书中我们屡屡见到了这样的艰辛,甚至历程的悲惨。但是,美国的优势之地,就是因为他比其他国家给予了民族更多的宽容,美国容许每个人拥有自己的梦想,容许每个民族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,通过梦想和努力最终实现每个人的价值。

近年来,随着美国经济的持续疲软和社会问题的集中显现,有人说: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集体衰顿,让西方民主体制遭遇了一次裸奔,这里主要说的就是美国,很多人心中的“美国梦”正在破碎。美国的未来何去何从? 美国的政策调整又会给美国的各族人民一种什么样的长远影响? 这些答案已经不是这本成书于30多年前的《美国种族简史》能解释的了,但是透过200多年来他们的成功经验,或许能给我们一些积极的回应。

(《美国种族简史》, [美] 托马斯·索威尔著, 沈宗美译, 中信出版社 2011年11月出版)



有时爱情徒有虚名

□谢长留

起这个沉重的标题似乎很对不起九把刀轻松自在的文风,让人感觉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假文艺。其实,看了这本书后,我最大的感想,与其说是回顾青春岁月那些可笑又可爱的点滴,更多的是日渐成熟之后,对那些不可逆转的时空的眷恋和感怀。时间如流水,一去不返。人,一旦任性的走开,只怕没有路再回来。

如今的我们,为妻儿、为名利卖命工作,为报复旧爱花天酒地,为炫耀资本出卖灵魂……所有的所有,这些我们拥有的,永远多不过我们付出的。那些毫无目的、不藏心机的好时光,站在往昔的分岔路,挥别渐行渐远的我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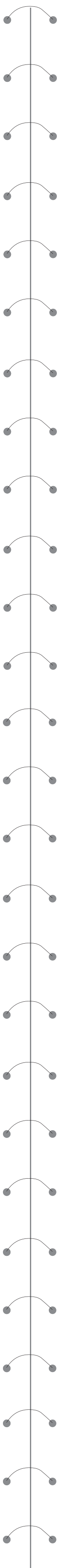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像蚂蚁,东奔西走,在谁的家,暂时逗留?我们为过客,牵肠挂肚,举手投足,无法洒脱。回忆起那些断断续续的时光,再看一眼九把刀笔下的温情岁月,你仿佛能看到一股力量在字里行间倏然而起。这是一种可以使时光暂停,倒流的温柔力量。

柯景腾是懂得惜花的流水,真的身份不过送运,这趟旅行对他来说应算开心吧,至少我在那些文字里看到的是不辜负时光的回味——水点蒸发变作白云。

可是他却说:多年以后,不论我再怎么努力,永远都只能搏个有趣的平手。那他到底是怎么去回忆的呢?是带着笑还是很沉默?

用那句经久不衰的歌词来总结:花瓣飘落下游生根,淡淡交会过各不留下印,但是经历过最温柔共震!

(《那些年,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,九把刀著, 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)



阿龙、阿强是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“发小”,三年前,又结伴来到北京打工。

他们文化低、没技术,只能在一处工地上打又脏又累的小工。钱挣得不多,生活也很单调。不过阿龙有个无师自通的特长,就是能模仿名人说话。赵本山、郭德纲、单田芳等人的经典段子,他拿腔作调模仿起来,果真能有七分相像。于是,工余时间里,阿龙有板有眼地演出独角戏,阿强作为唯一观众给他捧场,边看边抑制不住笑得前仰后合,倒也成了两人的一种消遣方式。

有时,阿强会逗阿龙,说没准儿我今后也能当老板,重要场合需要你当替身,你也得学会我说话啊。阿龙就把拳头重重地砸过去,嘴上却说“好啊,好啊”。于是,互相模仿对方说话,又给他们增添了不少乐子。

今年春节,阿强回老家把终身大事办了,娶的媳妇叫桂珍,是邻村的姑娘,比他小两岁。

回到北京,浓情蜜意尚未退去,阿

强少不了给桂珍挂电话。而他每次挂电话,阿龙都要竖起耳朵,扮着鬼脸在一旁偷听。传入耳蜗的只言片语,也能在阿强放下电话之后,给他打破沙锅问到底,逼迫阿强从实招来的由头。

但是时间不长,新人“电话传情”的频率就急剧下降了。因为桂珍不再让阿强多打,她说话费太贵,1分钟就是1个鸡蛋,想让人心疼,所以限定阿强:十天打一次电话,每次最多讲3分钟。

这天,桂珍正在照料鸡场,阿强打来了电话。几句玩笑过后,她突然问道:“咱村西那块地能盖两排猪圈吗?天暖和了,我想开始养猪。”

“……能……应该能。”手机那头支支吾吾。

医院里,阿龙放下手机,抬手抹抹脑门上沁出的一层细密汗珠,视线不由转到此刻浑身缠满绷带、正在熟睡的阿强身上。——一周前,阿强在工地出了工伤。他话讲不出来,却用手费劲比画,请阿龙发挥“特长”,学自己说话给桂珍打个电话,不要让她在老家多心。

有事你开口 近 视

□韩仲波

我仅仅是个小学教师,你认识我或者不认识我都很正常。我依然日复一日地教我的书,领着那些可爱的孩子玩个游戏,讲个故事、笑话什么的,日子也就那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。30 年下来,我已经是个小老太太,谈不上悲,也谈不上喜。

一切都是因为阿江发生了改变。

阿江是我年轻时教过的一个孩子,之所以能在成百上千的学生中独独记得他,完全是因为他的名字——阿江,跟我哥哥重名!第一次见这个孩子我就特意多看了他两眼,发现他跟哥哥完全没有什么相似之处,就是一个孩子而已,跟其他学生一样,鼻涕也擦不干净。我掏出手帕,爱怜地给他擦干净鼻涕——一个跟我哥哥重名的学生,在我看来就是缘分。此后的日子,我常常留意他的作业,他的听写,他的课堂表现,他的课下玩耍。老实说,这孩子挺聪明,但对老师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戒心,尤其不喜欢到老师的办公室。

小孩子长大也快,眨眼六个年头就过去了,阿江告别小学,升入初中了;再后来升入高中了;再后来升入大学了——这期间虽然我又送走了一届孩子,但我一直关注着这个跟我哥哥重名的学生,我为他的顺利成才而高兴,心里总觉得他与我有着某种关系——虽然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几年也曾在路上遇到几次,我还把他拉来问问他的学习,每次他都是支支吾吾附和几句就逃之夭夭了——小孩子就是这样,脸皮子薄。

阿江大学毕业了,工作单位离我们学校不远。在我的注视下,阿江有了对象——那姑娘长得不错,我也喜欢;谈了几年他们结婚了,我高兴;后来他们也有了一个宝宝,那小样儿跟阿江小时候一模一样!我心里那个乐啊!

有一天,我下班正遇到他们一家三口有说有笑地迎面走来,我笑着迎过去——那知阿江只淡淡地看了我一眼,拉起老婆孩子就走过去了!我愣在那里半天,脑袋都空了……

我们班有个校友录,有时候想那些学生了,我就进去看看,知道谁现在做什么,谁结婚了,谁升职了,……我都是悄悄地分享他们的快乐和幸福。这次我忍不住了,就试探性地发帖:我在某某单位遇到一个人,长的可像阿江了!你们知道阿江在哪里吗?结果学生们纷纷回帖说他就是阿江;紧接着就看到阿江的一个跟贴:“对不起,老师,我近视,对面看不清人……”

唉,这孩子,读书多了,眼睛近视得这么厉害!我心里宽慰多了……

新学年开始,我又迎来新一届学生。我习惯性地拿起花名册,查看学生的情况,其中一个孩子的档案吸引了我的注意:小磊,父亲阿江……

入学的时候,家长排着长长的队来给孩子办理手续,我在一边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,突然远处传来一声:“老师,我是阿江!……”

我一下子愣住了——阿江在离我接近百米的地方啊!近视那麽厉害,他怎么认出我的呢?

雪 晨

□姚学范



闹铃铃还没有响,秀琴就醒了,她迅速取消了手机的闹铃设置。丈夫福贵有严重的肺心病,夜里总咳嗽,只有凌晨才能睡一阵子好觉。

屋子很冷,秀琴麻利地穿好了衣服,她轻轻地将福贵的被子掖严,然后又将自己的被褥慢慢地压在了福贵的脚下。

秀琴蹑手蹑脚地打开了卧室门,一股寒气打在她脸上,她背过身关上了门。厨房一片漆黑,秀琴蹲下身子,熟练地摸起了炉钩子,小心翼翼地透起了炉子。不一会儿,炉灶里升腾起淡蓝色的火苗,渐渐地越烧越旺的炉火映红了秀琴那不再清澈的双眸。

炉子中的火光黯淡了下来,秀琴把一大铲子煤添到了炉子里,然后把一个擦拭得银光闪闪的网罐子放在了上面。

室内温度明显升高了。秀琴轻悄悄地进了卧室,把放在火墙旁烘烤的棉裤、大衣、帽子、手套一一拿在手上,正准备回厨房,卧室的灯却亮了起来。

“秀琴——”

“福贵你睡吧,这几天雪下得勤,路面不好清扫,今儿我早些走。米饭和鸡蛋羹蒸到锅里了,起床后你就先吃吧,不要等我。”秀琴一边说着一边把黄马甲套在了棉大衣外边。

“秀琴明儿不要起这么早了,我又不是小孩子。”“我睡不着,早晨这段时间最冷,屋子暖和你睡得也能踏实些。”

“干满这个月就别干了,你毕竟是快六十岁的人了。环卫那工作又脏又累,你再累垮了,这个家该怎么办啊。”

“没事儿,我的身子骨结实着呢。环卫这工作是辛苦些,但咋说也能挣个三百四百的。加上白天打点零工,生活总算过得去。我想好了等开资了,办点年货,再买些煤,等儿子回来咱们好好过一个团圆年。”

不要在公交车上说话

□马继远

公交车上的乘客不算少,也不算多。位子已经坐满,还有一些人稀稀拉拉地站着。上上下下,乘客并没增减几个。

乐乐和妈妈坐在临窗的位置上,其实是妈妈坐着,乐乐依偎在妈妈的身旁。乐乐今天满三岁了,妈妈刚带他到影楼照完了生日相,乐乐心里特别高兴。明媚的阳光照进车厢,暖暖地罩着乐乐。乐乐的个头,让他刚好可以完整地看见车窗外流动的风景。

那些沐浴着春光的树木花草、车辆行人……乐乐都觉得新鲜。他不停地指给妈妈看,说给妈妈听,妈妈不理他。乐乐再指再说,妈妈就烦了,说:在公交车上不要说话,你看这一车人,有谁说话了?

乐乐转头看看车厢里的人,发现站着的、坐着的,表情都冷冷的,一点也不阳光。乐乐觉得有点奇怪,就不说话了。

过了一会儿,乐乐觉得车窗外阳光里飞翔的小鸟实在漂亮,就又忍不住指给妈妈看,说给妈妈听。妈妈生气了,打一下乐乐的屁股,说道:给你说过多少次了,不要在公交车上说话,你还说!还说!妈妈说完,又轻轻打了乐乐几下。乐乐哭了。

哭了几声,乐乐抬起泪眼,看看车厢内一张张深沉冷漠的脸,就不哭了,也终于不说话了。

回到家后,妈妈发现自己放在手提包里面的钱包不见了。妈妈在皮包里翻腾着找钱包,却找不到,妈妈着急地叫嚷:我的钱包呢?啥时候被人偷走了?

这时,乐乐走过来,轻轻地对妈妈说:妈妈,我看见一位叔叔把你的钱包“取”走了。后面坐着的叔叔阿姨也看见了,他们都没有说话,你让我不要在公交车上说话,我也没说……

我儿子是大佬

□万分之一纳米

最近有两件烦心事,扰得老刘夜不能寐。

一是老刘那不争气的儿子,迷上了电脑游戏,最近竟开始旷课去网吧玩网游。二是老刘这不成器的“老子”,在单位干了十多年,愣是连个“副科”都没混上。这回单位换了个年轻的贾局长,才20多岁,真让人惭愧啊!老婆出主意,让老刘送礼,可人家根本不收,还批评老刘乱搞不正之风,党的优良作风都让你这样的人给搞歪了。看来这回老刘又没戏了。

中午回到家,儿子终于从网吧回来了,一见到他,老刘的火气就不打一处来。

“过来!”

儿子心惊胆颤地走过来,没等老刘扬起巴掌,他倒先发制人了:

“爸,我要是能帮上你的忙,你能不能别打我了?”

“臭小子,别给我东拉西扯,想蒙混过关是不是?谁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!”老刘咆哮起来。

“不是,老爸,你听我说嘛。”儿子一本正经地说,“我在网络游戏里绝对算‘大佬’,玩游戏的人都知道我‘独孤求败’的大名,每天带着几百个凶猛的‘小弟’,乱砍滥杀,所向披靡……”说着说着,儿子竟还得意起来。老刘不由恼火起来,使劲儿在他肩上给来了一巴掌:

“别得意了,有话就快说,敢糊弄老子,有你的好看!”

儿子脖子一缩,忙揉着肩膀说:“前不久,我手下来了个小弟,他很会拍我马屁。我就带着他攻城略地,没几天就帮他升到了总督的位置。今天上午,他跟我说他叫贾伟,是咱们县建设局的局长,让我有空去找他玩。我以为他骗人呢,便随口说我爸就在建设局上班,你要能让他升个副科,我就提拔你坐第二把交椅。没想到,过了一会儿,他跟我说原来老刘就是你爸呀,今天咱就能把这事给办了,听他说的还挺像真的一样。对了,他还给我一个手机号,让我没事常和他联系。”

老刘听了儿子天方夜谭般的话,接过儿子递过来的手机号码,又拿出自己的手机一对照,嘿,这手机号码还真真是贾局的。天啊,这不可能是真的吧?

就在此时,老刘的手机响了,听筒里传来贾局的声音:“老刘啊,今天下午开会就要研究你提副科的事儿,你可得有个心理准备啊!”

“哦……好的,好的,好的!”老刘连声应道,眼角有热泪涌出。

“都是我拖累了你,我这病真不如死了算了。”床主福贵不住地叹息着。秀琴倒了一杯水放在了福贵的枕边。“说啥话哩,没有你我俩娘俩还有什么奔头。”“你放心,等我们都退休了,我就什么也不干了,一门心思地照顾你。”秀琴又给福贵掖了掖被子。

天灰蒙蒙的,空旷漫长的街道除了晨练的人,就是几个身穿黄马甲的老工友了。秀琴认真地清理着街面上的残冰和各种垃圾。不知什么时候,天上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。没多久,秀琴身后的路面便覆盖上了一层层薄薄的雪。在路灯的照耀下,街面上幻化出五彩的光芒,宛若星光大道一般。

街道两边一栋栋楼房的窗子,如丛林里飞出的萤火虫,争先恐后地被点亮了。街道上的车辆和行人也慢慢多了起来。

清扫完责任区,秀琴的额头已沁满了汗水。她把扫帚、铁锹和铲子装进了小推车,向附近的工友打了个招呼,急忙往家赶。

在一个十字路口,秀琴停下了脚步。她看到路中央有一片未清理干净残冰,上边还有几个打滑的脚印,这儿已不是秀琴的分担区了。

“前不久,有一个老人就是在这个街口滑倒的吧,骨盆都摔碎了。”

没有多想,秀琴操起了铲子。也就几分中的光景,秀琴就把残冰清理掉了。就在秀琴快步向路边走的时候,一辆疾驰而来的轿车把毫无防备的她撞飞了起来。

秀琴侧着身体一动不动地躺在街面上,一抹鲜血从她的嘴角流了出来,染红了街面上洁白的雪。

秀琴的双眼平静地望着:雪花依旧飘着,都市却更明亮了,来来往往的行人们匆匆走过了一尘不染的街道……